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莊子口義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舉人臣史殿榮

莊子口義卷四

宋 林希逸 撰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

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七智反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看此篇便見得憤悱之雄處莊撰一段譬喻自為奇特胠開也探手取之也發亦開也鼠竊之盜却下此六字非妙文乎緘縢繩結也攝纏繞也扃管鑰也鐍鎖也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

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勑紙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肔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為盜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譏侮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虚丘

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不得而援也脣與齒似不相關脣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干川竭而谷自虛丘與淵不相干丘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公吃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為盜設而反為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

生而大盜不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涸却同也丘夷山頹而夷平也猶曰山附于地剝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相關而相因也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也魯酒薄邯鄲圍又見淮南子其文稍異意亦同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並言以下抑髙之意竊鉤小盜也鉤腰帶環也戰國之諸侯簒奪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如此憤世之言也既為諸侯則

其立國亦以愛民利物爲事是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名爲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

人上人誰不見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皆憤世而為此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

故絶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擿玉毁珠焚符破璽剖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殫殘者毁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憤世之辭故人每以剖斗折衡焚符破璽之事譏議之其實即老子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之意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耶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

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擢亂者抽擢而紊亂也六律有長短之敘抽而亂之

使其不可用也鑠絶焚棄之也有瞽曠之耳而後能

為律樂之事塞其耳則人之聽皆合乎自然無此等

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同因巧字却舉老子大巧

若拙一語以證之亦是文法處曾史有忠孝之名楊

墨有仁義之言攘除而棄擲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

天下之人同得此德始歸於玄妙矣不鑠不消散也

不累無係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

曾史楊墨與師曠工倕離朱並言亦以小抑大也外

立具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爚亂者言熏灼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有力文字之好處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十二箇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以上吾書

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由佛言我於過去某刼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所可考者三千餘年豈有許大天地方有三千餘年伏羲以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於恠妄然亦不可不知且如吾閩自無諸以來方見於漢至唐而後漸有文物無諸之前當猶草昧可也近時囊山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間金玉之器𢑱彝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

後既虛鄉人皆相率而就觀其塼無大小皆雕人物龍虎不勝精巧此前穴也其後一辟以鋤斧擊之鞺鞳然有聲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銅鐵所灌意非有國者之墳不然書籍所載闕之上無聞焉則必有之而不傳者然則容成大庭之類不可謂無之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

者鸁糧而趣之則内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

甘食而下又是山無蹊隧處抽繹出來泉所有賢者鸁糧而趨之便是暗說孟子荀子推而上之孔子亦在其間矣觀齊稷下與蘇張之徒便見莊子因當時之風俗故有此論好知則非自然之道矣故曰好知而無道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變詐也削格猶漢代曰儲胥也猶今之木柵也捕兎鹿者亦有之罝罘亦網也知詐以智而相詐也漸毒相漸染而為毒亂也頡桀頡也滑汨亂也解垢隔角也堅白解垢異同皆

當時辯者之名以取魚取鳥取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之亦是以曽史與斗斛權衡並譏之意每每常常也

常常如此而至於大亂皆好智之罪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也即齊物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他人之非而不知

已之所是者亦非也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寒暑四時微而至於喘耎肖翹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此歎息一句而結之也喘耎微

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蝎蜓之類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肖音蕭種種殼實之貌役役務外作為之貌啍啍囁囁也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下便是如此故曰自三代以下是已啍啍役役兩句對說下面只拈啍啍字結便與前篇素樸而民性得矣處同逍遥遊曰湯之問棘也是已起語也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結雖異同一機軸也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又做一句破題又是一體在者優游自在之意淫亂也靜定則不淫矣

宥者寛容自得之意遷為外物所遷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静也不愉不樂也以堯對桀言之曽史盜跖之類也全書意勢皆如此其理皆未正然筆力豈易及哉

以不恬比不愉便無輕重矣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隂隂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

鷙而後有盜跖魯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也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暑不和之事氣序既逆則人亦病矣使人者言因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無常謂妄為妄動也憧憧

往來朋從爾思是思慮不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矣喬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卓孤立也鷙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為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賞之於其不肖者而罰之賢非真賢出於好僞舉世皆然故欲賞而不足不給亦不足也言世間此等人多矣其意皆是譏賢者乃與為惡者對說所以重抑賢者也人人皆慕賞

避罰以偽相與則豈能安其性情自然之理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

之吾若是何哉
為明而好五色為聰而好五聲皆亂其真矣故曰淫
德與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為之故以為亂於德
而悖於理技能也淫樂也彼以禮樂為外物故曰相
於技相於淫相助也助益之而愈甚也藝業也疵病
也業能自勞病乃自苦以聖知之名而悅之則愈勞
愈苦矣故曰相於業相於疵此聖字止近似能字猶
今言草聖之聖也故於盜亦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

此皆字義不同處讀者當自分别不可與語孟中字義相參亂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知也安其自然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故曰存可也亡可也不安其自然則八者能為害矣臠卷局束之貌傖囊多事之貌豈直過也而去之言不特獵涉一過隨即休止齊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儛之謂言之不足手舞足蹈也此皆譏一時之學者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為哉

吾非自言指他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婦稱其夫也書曰我用沈酗于酒微子稱紂也此是文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黙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此段直說無為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有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托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兩句文亦奇理亦正讀莊子之書於此等句又當子細玩味禮記曰筋骸之束解其五藏便是不束矣擢抽也過用其聰明也尸居者其居如尸然即曲禮所謂坐如尸也龍文采也尸居無為而威儀可則自然有文故曰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

默不言也雷聲感動人也雖不言而德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也故曰淵默而雷聲神精神也天天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故曰神動而天隨如此三句亦可以莊子為異端之書乎理到而文又奇所以度越諸子炊累即是野馬塵埃生物以息相吹之意炊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虛室之中漏日如卯處看日影中微塵便見此兩字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若多而不見其多故曰炊累言我若無為

於上而天下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

萬物之炊累然又何用我容心以治之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

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强廉

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

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

者其惟人心乎

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而觀之便見

奇特無攖者無撓亂攖拂之也排下者不得志之時
愈見頹塌得志之時則好進不已上此心向上也下
心趨下也向上向下皆為囚殺乃自累自苦之意綽
約儇美也剛强之人或為綽約所柔以項羽而泣涕
於虞美人是也廉劌圭角也彫琢磨礲也諺云入
學者羙角入去雞頭出來即此意也少年得意之人
多少圭角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劌彫琢
其内熱時如焦火然其凛凛時如凝冰然此皆形容

人心燥怒憂恐之時一俯仰之閒而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其急疾也如此撫臨撫也猶言行一過也其居也淵而靜言心不動之時其動也縣而天言此念一起之時如縣絲於天僨與憤同僨驕亢戾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也佛經云如何降伏其心看他降伏字便見得僨驕不可係之意此一段模寫人心最為奇妙非莊子之筆亦未易能也

昔者黄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

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徳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股無胈脛無毛言勞其足也矜音

勤與矜同矛柄也項籍傳鋤耰棘矜此言矜梗其血

氣也猶曰柴其内也規為也言其為仁義法度勞苦如此雖如此勞苦而猶有無奈何處故有放流之刑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下何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莊子喚作堯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見天下篇此便是參差處是實供吐了堯舜且如此延及三王尤大可駭矣施延也三王既如此所以下而小人則為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自喜於我而加怒於人自

以為知而以人為愚自以為善而以人為否自以為信而以人為誕彼此皆然故有相疑相欺相非相譏之事即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意爛漫字下得好性命之理到此都狼籍了求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

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

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閒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斤鋸繩墨椎鑿皆用刑之具也纆束縛者也墨點淄也脊脊者猶藉藉也罪在攖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賢者隱遁不出而其君自勞天下之被罪者甚衆氣象如許而儒墨於

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支離翹跂也攘臂奮手言談也乃自許自高之貌噫嘆也甚矣哉言其所為已甚也儒墨於此可謂甚不知恥也上下兩甚矣字意却不同皆是奇筆處桁楊械也相推言行者相挨拶也桁楊接槢因聖知而有桎梏鑿枘因仁義而有桀跖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為害是曾史為桀跖之嚆矢也接槢令枷中横木亦楔也嚆矢令之響箭也

黄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而使萬物育也官陰

陽以遂羣生是燮調陰陽以順萬物也官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戾各當其職曰官物之本然者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為物之害矣而汝也指黄帝而言也族聚也雲不族而有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黄而落失時也荒者日月有薄蝕㢢其光也荒廢也翦翦猶淺淺也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

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揺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故以為善問窈窈冥冥遠而不可窮也昏昏默默微而不可見也無視無聽耳目

俱忘也神存於心曰抱靜而無為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摇動則可以長生今修煉之學皆原於此如仙如佛自古以來必皆有之亦不是莊子方為此説也無勞無揺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目無見耳無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兩句神守其形則可以長生此神字今修養家所謂嬰兒是也

慎汝内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

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慎汝内不動其心也閉汝外不使外物得以動吾心也纔多知則為累矣不識不知而後德全故曰多知為敗至陽之初大明也至陰之初窈冥也原初也大明之上太虛之上也窈冥之門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等說話但其說涵畜莊子要

說得暢快故其辭如此爲汝者教汝也遂從也猶往也入窮也言欲教汝極至於此也官職藏府也此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也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居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堅固物者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將自壯所守者一而不離所處者無不和順此所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處者處事處物也感而應之者也天地即吾身之健順也

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是以有涯

而隨無涯也此兩句極有味以麄言之則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亦此意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而物無測也子在川上而曰逝者如斯夫亦指其無窮無測者言之上可以為皇下可以為王此皇王字如聖盡倫王盡制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為者也王是有為者也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間矒然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

已百昌百物也生於土而反於土葉落歸根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之意去汝者離去人間之意無窮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外也可與日月天地相為長久故曰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緍與寘同昬暗也當我者迎我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也物之來去我皆泯然而不知故曰當我者緍乎遠我者昬乎

雲將東遊過扶揺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

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

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

扶揺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也拊髀雀躍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儻然自失之貌贄然屹立之貌叟指鴻蒙也趙州見投子買油而歸州云久聞投子今見買油翁投子曰油油看禪宗此事便見雲將曰遊乃是

莊子形容鼓舞處油字與遊字不同非以油為遊也不輟而對曰遊仰而視曰吁畫得自妙育羣生之問便與前黄帝之問同掉頭揺頭也天忘朕邪朕我也呼鴻蒙為天言前日曽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之邪浮遊周遊也猖狂軼蕩也不知所求無所求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鞅掌紛汩也無妄真也遊於舉世紛汩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絶之而不可也放効也民以我為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

自然而已令既以有心為之則是亂逆其自然矣豈得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玄虛也猶言先天也獸羣而不爭則無異類同類之别令各解其羣而去則是有爾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也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皆自有心以治人始亦猶前曰罪在攖人心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

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然則吾奈何者言今既如此如之何而可也毒哉猶石頭所謂苦哉苦哉是也僊僊乎急去之貌言汝已自毒自苦可急急歸去不必問我這一段粧撰問答

處便似傳燈錄上說話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分別徒但也言汝但處於無為之中而物者化自化者往來不息自生自化之意也將從前許多聰明皆吐去而莫留之倫與淪同淪没也泯没而與物相忘則與涬溟大同矣涬溟無形無朕未有氣之始也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釋去其有知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精曰魄神曰魂無魂者猶前言塊然以其形立也解

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以靜之神自異此等字又當子細體認云云衆多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無覺之貌渾沌則終身不離乎道矣纔有知覺則與道為二故曰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此一句甚精微當着眼看凡有分别之謂名凡有好惡之謂情闚者見也無問無闚則無所分别無所好惡矣此即無為自然也我能無為自然則物

物各遂其生是其固然者也故曰物固自生固者固有也降猶言賜我也黙者不言也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也言自於吾身求之乃得其所得矣遂拜謝而去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

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自此以下至篇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人同己而不欲其異已是以我皆出乎衆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則我何嘗異乎衆人雖欲出衆而何由出衆若謂之獨見則必衆人皆不知而後可既欲人人同我則是我不如衆人之技多

矣老子曰知我希則我貴矣莊子又如此翻騰出韓
退之論文所謂猶有人之說在亦是此意其心如此
而欲為人之國是欲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為
害患也以此謀人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為心但見
有喪安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為其所惑也
有土者有國也指當時諸侯而言也此意分明是譏
當時歷聘遊說之士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

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物物者有心有迹也不物者無為而為自然而然也無為則無所不為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故曰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撩縱闔闢於造化之閒而與天為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

此則至貴矣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大人至人也即獨有之人也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而然也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之以此對

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獨當天下之大也我為主配為賓無響無聲無臭也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不已之貌適往也挈提也汝指舉世之人也復歸也挈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於世間者是出世世間非二法也無端無始也無旁四面皆無極也出入而遊乎其間日日如是不見其所終安知其所始故曰與日無始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也故曰合乎大同頌贊也我身

既與萬物皆同則不得而自私是無已矣既已無已則何者為有即龎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也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為友者方見其無其

曰昔之君子者自堯舜而下皆在其中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

可不爲者天也

觀此一段莊子依舊是理會事底人非止談說虛無而已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極好但如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粗不相離之意以道爲貴則物爲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以道爲尊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相依也匿隱也晦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

晦昧矣然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道者精也法者粗也法豈能盡棄哉故曰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不為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可為故曰積德人所同得也雖與世和同而

有當自立處豈得與人同故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和同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一而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為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豈可盡委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

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不助者不容力也在於人者不容不為而以道眼觀之則雖為之而不容力故曰觀於天而不助此助字與助長字同不累者不累積以高也累積以為高則是容心不自然矣累音壘不謀者無計度之心也不恃者不自以為恩也會聚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薄逼也近也所行雖近義而不自以為有曰集義則

不化矣不諱者不拘忌也應應接也拘於禮文則有所諱避可行則行隨事而應接之故曰應於禮而不諱讓退縮之意也接事之間直情徑行無所退縮故曰接於事而不讓以法齊物雖紛雜之中而有簡直之意故曰不亂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斡轉從上數句到此巳盡却又提起一物字曰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此物字即是精者為道粗者為物事事物物皆在其中矣若

以道心觀之皆不足為然而有不可以不為此便是人心處觀此一句則莊子豈不知精粗為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為而必知自然之理則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一矣不通於道即不明於天也無自而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不明於道則知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兩句只是一意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兩行最妙最親切於學問但讀者忽而不深求之無為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之不容不為者也上句便屬道心下句便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是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是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

來讀者只作君臣説誤矣此是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當如此看可也莊子之書大抵貴無為而賤有為前兩轉既説有為者不可不為又恐人把有為無為作一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開闔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出自是活潑潑地但其言語錯雜皷舞變化故人有不能盡知之者兼其間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此語不入聖賢

條貫所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孟讀方可自賤而不可不任以下至不可不察也此莊子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以為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令曰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之理於此篇得之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百家亦有說得痛快處且如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不說粗底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樂軒云儒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麄此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把許多世間事喚做畀喚做麄中間又着箇不可不三字似此手脚更麄了便無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氣象若分别得這麄細氣象出方知得樂軒是悟道來是具大眼目者他人闢佛只說得皮毛他既名作出

世法又以絶人類去倫紀之説闢之何由得他服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其化均者言皆是元氣也治主也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主君也猶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天之與我者為德我能推原其德之初皆

自天而成之則人力無所加矣為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為而順自然矣無為自然便是天德玄遠也玄古猶邃古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之為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纔有聲時便自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言聲也道自然也既有此分則自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意故曰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用於世者多隨其能而盡其職其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葢天生許多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

對者有寒則有熱有雌則有雄有上則有下有前則有後有左則有右箇箇相應皆出自然故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四句最妙其語亦純粹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也萬物之間各有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曰行於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者如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

德即道道即天故曰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
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二為一之意義合作藝
因聲同故傳寫之訛耳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
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我無欲則天下
自然足我無為則天下自然化我能靜則百姓自然
定淵靜澄靜也萬事不過一理故曰通一而萬事畢

得於我者茍能無心則非特人服之鬼神亦服之記

曰者猶傳有之也此語上世所傳故莊子舉以自證

此五句極純粹上三句與老子畧同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

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夫子言其師也刳心者刳去其知覺之心也去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道入自然也爲之以自然則謂之天得於己者不言而喻故曰無爲言之之謂德無爲言者謂無所容言也異者亦同故曰不同同之如此大矣崖異有迹也寛綽然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故曰有萬不同之謂富即萬物皆備於我也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有序各有條理故曰執德謂之

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其道而行則無所不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十者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也韜藏也包括萬事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矣故曰韜乎其事心之大也逝者往也逝者如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為無窮故曰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

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巳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巳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於天下也不近者遠之也不以壽夭為哀樂不以窮通為榮辱醜字下得便勝辱字一世之利與一世共之不拘以為我之私分人亡弓人得之之意也雖王天下不自以為尊顯黄屋非堯心之意也胸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為顯故不以王天下為顯也聚萬物而歸之一理故曰一府死

生亦大矣而無所變於已視之若一也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淵乎其居靜也居者不動也定也漻乎其清不混不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故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然金石雖有聲非人考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是天機也此兩句又是一般道理亦猶前所謂庸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

非天乎故曰萬物孰能定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

成亦是此意但於此書文字說得奇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

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

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也素逝者以素朴而往猶

易言素履往也事事無不爲無不能而不以此爲名

故曰恥通於事本原萬物之初也知通於神至誠如神也採取也物有取於我而後其心應之故曰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採猶感也出猶應也萬物皆造化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非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句生字言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以窮究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蕩蕩乎言其大也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動不得已而起之意也萬物從

之是聖人作而萬物覩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冥冥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恍兮惚兮其中有象也人皆以爲無聲而我之所獨聞如八音之相和所謂非見彼也自見而已矣非聞彼也自

聞而已矣深之又深入玄入妙也而又能應乎物言能精能粗也神無形也精氣也以無形而見之有氣形上形下之意也存於我者虛而應於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也時騁時出而用也要其所歸宿不可以一定言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遠或近便是時中之意修遠合作遠近其意方足今曰修遠脩即長也分明是箇近字意或是上面既曰小大長短此言脩遠則近亦在其間不然則是筆快失檢點

處但此兩三叚散語文字精甚他人如何有此筆法

黄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叚言求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語即佛經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彌山却粧出一叚說話如此玄珠道也知知覺也離朱明也喫詬

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知覺聰明言辯皆不可以得道
必無心而後得之此等譬喻也自奇絶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
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
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
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
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
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

且為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叚叚是撰出愈出而愈奇若此一叚謂外篇粗於内篇可乎配天猶書云殷禮陟配天也言王天下也要邀致之也圾危也殆亦危也聰明叡知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見快也應事之閒以其性之敏故應之捷

給此其過人處也修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天審明也禁過猶持心而未化也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之矣乘人而無天言盡其有為而不知無為也乘行也行其在人之事故曰乘人身我也以我對物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如火之馳言其急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馳緒末也為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緒使叢脞之意也物絯為事為物所拘礙也物隨四方而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

而物應事事而應各度其宜故曰應衆宜為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者非能定而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化為事物所變動也常一也未始有常無定也一箇彼且七箇方且古今以來那得這般文筆雖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祖只此等閑四字下得亦奇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為其父也謂其高一世也衆父之父則高又高矣衆父之父天也自然

者也率將帥也言此人之用於世亦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言以此為臣道以此為君道皆有患害故曰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

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富壽多男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為不足介意莊子却如此翻説越見他高處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即是孩兒墮地便有衣食分劑山谷所謂百草愁春雨是也富而使人分之言各付諸人也

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

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鶉居無定所也鷇鳥初生者也其母哺之雖食而非
自求也言無心於食也鳥行飛也無彰無迹也隨所
寓而無戀着也與物皆昌者物與我各得其生也修
德就閒邦無道則隱也厭世而上仙解脫之意也白
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少壯老也楞嚴經恒河水
之喻便是三患身常無殃自樂也上言壽富多男子
下却倒說壽既在後其辭又多此亦文之機軸也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猶欲問而封人不之荅但曰退已猶言你去休接輿趨而辟荷杖丈人至則行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皆此機關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

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盍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者落廢也言吾不暇與汝言恐廢吾耕事也俋俋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却借堯舜禹之名以言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是無而已未有箇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名此乃一之所由起也此一字便是無字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

凡物各有具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也若有分矣而又分他不得故曰且然無閒且然猶且也且字下常添一字無閒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不已生而為物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留動而生物留動二字下得極精微莫草草看過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為隂此句便有陽生隂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既成物矣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

為我之生者此謂之形也看他形字却如此說實他書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此一句便是詩有物有則便是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也形體氣也氣中有神所謂儀則皆此神為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智之意若以吾書論此四句第一句德字却是性字此性字却是性之用矣所以道此書字義當作一眼看性修反德者言修此性以復其自然之德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物之

初同矣反德猶言復禮也至極至也同於無物之初則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大則有不言之言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以不言之言如此下三字便是他竒筆處下面却翻一轉又曰喙鳴合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為合緡緡猶泯泯也泯泯然若愚若昬形容此合字也此乃謂之玄妙之德則與大順同矣大順

即太初自然之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

謂入於天

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辯者之言雖曰堅白同異紛紛多端而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宇之間謂能曉然揭而示人也離分析也胥易技係解已見前篇成思者為人所繫縛而成其愁思也自山林來者言為人捕而來也前曰執豪此曰執狸豦字誤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

人之頂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一句下得亦奇盡無者言世無此人也動止起居也廢起窮達也言起居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人皆知動止死生廢起之為動止死生廢起而不知其所以為動止死生廢起者也退之送文暢序曰江河所以流人物所以繁亦有所見之言但令人等閑讀過了治者治事之治

也人者人事也因人事而治之則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非惟忘物併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已忘已者無我也入於天者入於自然也猶前曰入於非人也上曰忘乎天此曰入於天入則與天為一矣惟其忘而後能為一也但應帝王曰未始出於非人未能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人出乎造化之上也與此入乎天之語又異此皆其鼓舞處不可執着執着則難讀莊子矣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薦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拔出公忠之屬舉賢也無阿

私無偏黨也輯安也局局笑之貌也螳蜋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此大事也曰怒而飛曰草木怒生此言怒臂莊子喜下一箇怒字其自為處者言其自為所處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觀臺以示於人人將往而歸之則投足而來者愈衆矣多物人物之多也意言名聲愈盛而世之趨者愈衆則自累矣覞覞鷩之貌閴此言而無所知故曰汒若於夫子所言風者遺風之風亦猶曰言其畧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搖蕩也轉移也賊心有為之心也獨志獨得之志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既成教而易其習俗皆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性自有而不知為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然以堯舜為高而以我次之故曰兄

堯舜之教而弟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舜之下卻下句如此也是好奇溟涬有低頭甘心之意民字即是人字言凡人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也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

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

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畦閒鑿隧為水溝也抽拔也泆湯洋溢而湧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此數句形容得桔槔自好機械器也用之則為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純白不備言不純一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也道所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求學問工夫這般處皆當子細體認子奚為者猶諭語曰奚自也擬聖言慕聖人

也於于自大之貌獨弦哀歌言人不已知而自誦自說賣名沽名也獨弦哀歌譬喻說也比之擊磬於衛則非矣忘汝神氣猶曰黜其聰明也墮汝形體即忘已也汝能如此猶尚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譏吾聖人之言無乏即無落也

子貢畀㪅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𦤎陙慙怎之貌頊頊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可為則為也力少而功多便是桔槔之類徒獨也今其人獨不然言漢陰丈人也託其生於世雖所行亦與人同而不自知

其所往即浮游而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也故曰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淳備純一渾全也汒乎無形迹之貌切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言此人心中必無切利機巧之事也此忘字與亡同無也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不以毀譽為損益譽且不顧而況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所言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為世故所役而不自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大也假修大修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道也

識其一者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者言心不分也內本心也外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素者素朴也無為則復歸於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也抱神一也汝將固驚邪固宜也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異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

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大壑大海也横目之民撰出此等字以形容世人也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官施不失其宜隨職而各當其任也拔舉而不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實事也盡見事事可為之實順其所可為者而行之故曰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所行所言皆是自為不為人而為也天下自然化之自為者為巳非

為人也手撓撓動也言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書曰惟動丕應徯志是也手撓顧指指麾拱揖之意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帝王也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怊超又乎若嬰條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心故曰居無思行無慮也

不藏是非美惡佛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共利共給與人同樂之意怊乎悵然之貌若嬰兒失母若行失道皆言其無意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致之不問言無心也德人比之聖治高一層矣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上神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言雖有身似無身矣

照曠者言大昭晰也致命極乎天命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此情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同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所累於我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實理也萬物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為一矣混冥即渾淪也即所謂渾沌氏也神人比之德人又髙一層如此分別葢謂古帝王之上更自有不可及者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

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

滿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因無鬼之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於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也無瘍何以藥不禿何用髢不病何用醫藥言喚作治天下便是病了無為而治則無病也孝子

為父操藥其色終是不樂不若父之無病也故聖人以為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其言雖不正譬喻處亦奇特修進也與羞同古字通用羞之羞恥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賢不使能標枝

枯枝也但見其枝不見其葉故曰標枝野鹿標枝皆是無情無欲之喻端正修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由心之謂忠當事事得其當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為賜者不以為恩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世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

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不諛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為然隨其所行以為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者為是以不諫者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

以為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意益言令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已而與造物為徒者也導順也諛諂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為亦導諛世俗而已矣若人加以導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為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為道而莊子以為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看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瀾翻信不可

及然其言亦太過矣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合其譬者言合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者言修飾其言辭也聚衆者言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已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其終也不能離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故曰不相坐猶不相當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言儒者之衣冠也采色文章也循循以誘誨學者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已之所是學於我者皆以為是已之所非學於我者皆以為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莊子之意葢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故已與人異遂有此憤悱之言非正論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

憂

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祈向趨向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惑猶且勞苦而行不至令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向何以回一世哉此予字莊子自道也折揚皇華里巷之曲名也大聲古樂也喻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人之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揚皇華比俗言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者垂其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惑者即前言二人惑也

所適不得即前言勞不至也傳寫之誤以垂爲缶以踵爲鍾皆不可解以前句證後句合作垂踵分明知其不可得而强之又一惑也此自歎之言謂我既知其不可告語而欲强以語之是我又添一惑也釋之舍去也不推不必推說也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矣此自解之言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厲人惡人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驪之姬也此是其文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已是自知其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以前面大惑終身不解大愚終身不靈又如此譬說兩句而不結斷此皆是弄筆處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黄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曽史行義有閒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

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其斷在溝中者破為犧樽之餘者也同此一木或為犧樽或棄溝中榮辱雖不同必竟皆是枯木矣此與臧穀亡羊處意同五色五聲五臭五味皆人力為

之故以爲亂性以此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
困㥄衝逆人也中顙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汙其口
也厲爽乖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汨亂其
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故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楊墨
之學趣舍滑心者也而乃自以爲能彼以其說自困
而乃曰自得以此爲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爲自得矣
睨之之甚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内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

外内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歴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以其趣舍形諸言語見諸顔色與人争是非胸次為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内皮弁鷸冠搢笏紳修皆儒者之服也衣服必以禮強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也紳脩長帶也其在於内也支塞充盈如柴栅然言胸中不自在也外為禮文束縛如罪人

被束縛然纆繳繩縛也睆睆目視之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是罪因之人與囊檻之虎亦以為自得乎極口以詆楊墨亦已甚矣交臂束其手也歴指繩縛其手而指可數也囊與檻並言亦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莊子口義卷四